

东北

民间故事

正是日薄西山时，晚霞浸润着江水，
渲染着林梢，林海和江水荡漾着一派血红

于济源◎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东北

民间故事

于济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民间故事 / 于济源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87-4706-5

I. ①东… II. ①于…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①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338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王默涵
封面图 王公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东北民间故事

于济源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94千字 印张 / 25

版次 /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001 / 最后一个冬狗子

027 / 最后一个套股子

057 / 最后一个花子房

109 / 最后一个大萨满

179 / 太阳的眼泪

209 / 月亮的眼泪

293 / 人生长恨水长东

325 / 凋零的野百合

355 / 再回首我心依旧

最后一个冬狗子

冬狗子，又叫作洞狗子，是对某一类人的称谓。似乎并没有什么贬义，不管亲疏远近，人们都这样称呼着，因为在长白山地区方言中，实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替代的词汇；就是冬狗子本人，也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冬狗子。

所谓冬狗子就是老蹲山沟的人。终年在山沟沟里压个窝棚住下了，职业很杂乱，没法用几句话概括，或打围，或挖参，或采集山菜野果，或捕鱼捉蛤蟆，或者挖药材，早些年还有种大烟的，也种点五谷杂粮，为了一年的口粮。

一般是一人一户，户与户之间相距不等，近则十几里，远则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过的是与世隔绝的日子，但不乏乐趣，尤其有客自远方来，分外亲热，管吃管住，临走时还送你些山里的土特产，山参、鹿茸、虎骨、熊胆、山羊血、大烟土，很慷慨，绝不心疼。这“客”不一定是亲友，也不一定是认识的，包括剪径的响马胡子。他们上山劳作不必锁门拴窗，不怕偷儿。过路人进屋，找到米面油盐，尽管做饭尽管吃喝，但离开屋子时，得把烧火棍立在门扇旁，还得把乌拉解开，重新絮一下，自然就有些乌拉草的碎屑抖落地上；或在屋地画个“十”字，箭头标记去的方向；也有的抓把灶坑里的小灰，撒在屋外，指示出走的方向。做完这一切，你尽管走人。冬狗子回来，一见这景儿，就笑了乐了，自言自语道：“我家来客了！”

冬狗子之间也串门走动，叫走邻居，虽然相隔几十里上百里，仍称作“到前院去”、“到后院去”、“走东屋去”、“串西屋去”。几十里几百里的冬狗

子们，也有个联络负责人，叫“沟大爷”，多少个“沟大爷”还选一个“总大爷”。有紧急事情告知，就传鸡毛信。木牌插鸡毛，用火燎一下，意为火急。插一根鸡毛，事情紧急；插两根鸡毛，事情很紧急；插三根鸡毛，事情非常紧急，都要到沟大爷或总大爷那儿集合。但这样的情况百年不遇。

他们终生很少有婚配的，或寿终正寝，老死深山；或抛尸荒野，被野兽吞噬撕掠。但大都有继承人。在他们衰老残疾不能行动时，或者死在炕上之后，就会有一批批齐鲁及辽南的闯关东的年轻人路过这里，继承他们的旧业，当上冬狗子。

冬狗子始自何年，不可稽考，但终止的年代却可以敲定，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年。

而我所接触的这个冬狗子，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年。

一、木屋里的欢笑

我是以漏网右派、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罪名被从省城驱赶到长白山里的。我心底起了茧子，已经麻木了，叫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是贱民，像印度的贱民阶层。老婆跟我划清了界线，带着孩子像小鸟一样飞向了蓝天。也好，不连累别人，不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心态倒平衡了些。但从下放之日起，那些罪名那些帽子都一夜之间一风吹了，我又成了同志了，还戴上了大红花，成了光荣的“五·七”战士。我忍俊不禁，历史可以像小姑娘一样随意被某些人打扮来打扮去，而我一个大活人，也可以被随意胡乱涂鸦。思之心头不免涌上淡淡的苦涩和迷茫。

天很冷，地上的雪出奇地深。阴霾厚重，飘着雪花，像千万张高不可接的瀑布，裹包着我们。马爬犁停在满天星生产队门前时，家家户户已经掌灯了。如豆的灯光从低矮的茅草房里的纸糊窗口里透出，朦朦胧胧，闪闪烁烁，错落散乱，像稀疏的星斗。

马爬犁又起动了，在村子最西头的一座矮屋前停下。这就是我的住处。东屋里亮着灯，房子矮趴趴的，房盖的积雪有三尺厚，我担心房架时刻有被积雪压

塌的危险。一进屋，就有一股暖风扑面。屋里没生炉子，却很热乎。灶坑里还烧着木片子，蒸腾的热气，哈湿了我的镜片。我摘下眼镜，用衣襟擦拭着，觑着眼睛，扫了一下屋内。是一明两暗的房子，西屋的门虚掩着，东屋的门敞开着。我走进东屋，只一盏高脚银灯，灯火如斗。墙壁和天棚是用报纸新糊裱的。这可能是生产队对光荣的“五·七”佬的唯一照顾了（以后，报纸和糗糊钱，还是在我的往来账里扣去了）。

我带来的物件很简单，一只柳条包，一对花曲柳木箱，一个书箱，一个行李卷儿，很容易就搬进屋里。生产队长告诉我，我就住在这屋，西屋是房东，是个老跑腿儿，老贫下中农，老冬狗子。人好，就是脾气暴，还犟，又上山了，很快就会回来。吃饭嘛，现做不赶趟，生产队已安排好了，过几天就得到粮食所买粮，自己做饭，休息几天上山打柴，准备好一年的烧柴。还一再叮嘱，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养”，“做个新好人”。他把“再教育”说成“再教养”，把“重新做人”说成“做个新好人”。我心里好笑，还不能笑出声来。

生产队长走了，我心里很沉闷，不用说，刚刚一风吹掉的那些帽子八成又兜头扣了过来。从生产队长的脸色和话语中，我读懂了悟透了。我铺好行李，勾着头坐在炕沿上想心事，也无所谓，这个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突兀。在省城时，我曾养过一只猫，我叫它花脸，妻叫它黑脑瓜，儿子叫它花狸虎，它都答应。这些帽子真好像命名起号一样，多了也就没啥沉重感了，但何时才能到像孔老夫子说的“必也正其名”的日子呢？不免怅惘。反正，新生活开始了，这一天可能就是生命的转折点。以后日月将是什么样，不可设想。

“你来了！”

是一个女人的响脆声音，典型的长白山方言。我抬头望去，门口站着一个人，三十多岁，个头不高，看不出有什么线条，四方脸，大眼睛，五官还算端正，灯光下，颧骨明显高了些，使我想起“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的相面术语。她把手中的大搪瓷盆放在炕沿上，很谙熟地走到西屋，也没点灯，就搬来房东的炕桌，放在炕当央，掀开搪瓷盆的蒙盖，拿出一摞煎饼，一碗切成细丝的咸芥菜疙瘩，还有一小盆炖酸菜。

“吃吧，趁热。”她笑着，一副山里人的坦诚，“王大爷上山了，这家由我照看。他走时一再嘱咐，一定好生待承你，米面油盐啥都有，菜窖里土豆大白菜

管够造，别见外。”

我鼻子发酸，几乎涌出眼泪。对一个失去家庭温暖的人，一个连续三年受屈辱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温暖和慰藉！

“吃吧，”她瞅着情绪激动的我，颇解人意，“谁没个为难遭窄之日？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终归还是当了大将军。你是个念大书的，总有出息的那一天。别听‘鸡不叫队长’胡咧咧，他懂个球！”

想不到她对我这么了解，看来，我档案上的内容，一定在社员大会上公布过。只是她随口说出的这个鸡不叫队长，我颇感新奇。

“鸡不叫队长？”我不解地问。

“对，鸡一张嘴就满屯里号，吵着大伙烧火做饭，烦死人了。”

她递给我一张煎饼，一双筷子，一碗热腾腾的炖酸菜也放到炕桌上。

“这是杀年猪烋肉熬的酸菜，又叫杀猪菜，城里人兴许吃不惯，我们山里人都爱这么吃。我们庄稼人就知道吃饭干活，什么这个罪那个错的，俺们弄不明白，也没那份闲心。王大爷是个冬狗子，这人心眼好，你住他家，那是福分，是造化。”

她的一番话，烫得我五内滚热。从她的口中，我知道我的房东叫王运青，五十八岁，老跑腿儿。而她姓赵名映霞，男人姓尹，是个木匠。

她走了，留下了一串串安慰和嘱咐。

她走路拐拉拐拉的，腿脚不太灵便，手指关节粗大，山里人称大骨节病，说是受水气造成的。

我很感激她，不仅仅她的诚挚和热情，还有那长白山的大煎饼和杀年猪的杀猪菜。煎饼是硬粳的，刚用温水掸过，清香筋道。那杀猪菜油而不腻，清香爽口。菜内夹有血肠和片得薄薄的五花三层猪肉片。这杀猪菜我以后吃过多次，百吃不腻，饕餮不厌。这是关东风味的白肉血肠的又一大发展。原来关东人杀年猪时都要烋大肉，灌血肠，同时把酸菜切成细丝放进锅里与白肉血肠同煮。这菜就是杀猪菜。血肠放进葱花、砂仁、桂皮、紫蔻等十多种作料，煮熟切开后，血面油亮闪光，松软鲜嫩，馨香异常。吃时，切成薄片的猪肉血肠蘸着蒜泥、麻酱、韭菜花酱、酱油，喝着烧酒，很有关东风味。以后我回到省城也经常下乡吃杀猪

菜。我敢说，那口感，那滋味，比之水陆八珍毫不逊色。而在那样的年代，那样处境的我，受此殊遇，一个未曾谋面的人的殊遇，真可谓感激涕零，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睡了一宿好觉，真解乏，睁开眼睛时，曙色已染红了窗棂。我对这窗户很感兴趣。窗棂图案是骰子块形的，窗户纸糊在外面，是毛头纸，还码上“米”字形麻经，涂上了豆油，倒也明亮、结实。

我爬起来洗漱完毕，把昨晚吃剩的饭菜热了热，边吃边打量这幢小屋。举架很低，墙壁是用木楞刻成的，我暗想，就是发生八级地震，这小木屋也不会走欠坍塌的。所有器具全是木制的，木水缸、木水勺、木盆、木箩筐、木箱、木桶、木囤。钉在墙壁上的衣挂是一只八个枝杈的马鹿角，挂窗扇的挂钩是弯曲的干透了的狍子腿儿。木箱上的鸡毛掸子是用五彩斑斓的野鸡翎捆扎成的。屋子里难得见到一件铁器，甚至板方木材也很少见。

我开开门，用木锨、扫帚打扫净院内的积雪。雪好大，晶莹洁白，足有三尺深。外面的雪景很美，皑皑白雪，泛着淡淡的红润，直晃眼睛。满天星屯堡建立在凸凹不平的江边上。二十几户人家，分布在坎上坎下，错落有致。屯子东边就是滔滔的松花江，此刻江已冰封，江冰和雪地上飘带似的曳着爬犁道，伸向幽远的江套里。四周是黑压压的大森林，雪压梢头，烟气岚气氤氲，给人以溟濛邃密之感。我忽然想起宋代诗人刘子翥的《江山》里的名句，“隔江寒树晚生烟”，如果没有心上的沉重负荷，在此生活劳作，倒也有说不尽的乐趣。

我彳亍在雪地里，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惬意。不知为什么冬狗子三个字又在脑海里闪现。回首翘望我住的小屋，烟囱是空心木桶做成的，坐在烟筒脖子上，木筒上端还扣了一个花筐，很像华表矗立院内。我这才看清，苫盖房顶的既不是草也不是瓦片而是用斧锯加工成的手指粗细的红松木条。园子四周用胳膊粗细的槐木条夹着木障。房山西头，有一眼井，还冒着白气，泉眼的四周砌上石块，修上了井裙子。房山头有偏厦，挂满了渔猎用的排子、套子、关子、须笼、花篮、渔叉、抄捞网，放山用的大斧、砍刀、索拨棍和用椴树皮编织的背筐。

不知为什么，我竟把见到的这一切，毫无缘由地与冬狗子一词联系起来。

山村小，人口少，一点儿小事，不消一袋烟工夫就传得家喻户晓。我，一

个省城来的“五·七”佬，自然会在屯堡里引起一阵波澜。于是就有人分批分期地光顾茅舍，还都有借口和理由，不是问王大爷在家没，就是向王大爷借这还那的，我不敢擅自做主，委婉解释，他们也不是真心要找王大爷或向王大爷借还什么东西，一个个一批批说着唠着搭讪着走了。他们走了，却余音绕梁，我不由得清理着他们随便扔下的一些话语。冬狗子一词使用频率较高。说得次数多了，我的长了厚茧的心底也就麻木了。还有一点颇值得我留心注意，原来我的房东脾气很古怪，也很可笑。他平素引火好使用火镰，一天火镰落到大林子里，有如绣花针丢进大海，找不到了，他只好不情愿地用火柴。用火柴总不如经常使用火镰那么地道顺手。那天因下雨返潮，一连划几根火柴也没点着火，他急眼了，把一盒火柴撕巴撕巴扔掉了，坐在锅台前呼哧呼哧生闷气。又有一次，灶坑倒烟，锅烧不热，他贴大饼子，都出溜锅底去了。凉锅贴饼子——溜了，这是正常的事，他却气不打一处来，把一盆和好的面团弄团弄都摔在门扇上，坐在锅台上呼哧呼哧生闷气，还一边叨咕：“在六品叶沟里，就没这事！”还有一次，他在他过去当冬狗子的地方六品叶沟种了二亩地香瓜，瓜熟时遭了兔子和刺猬。兔子和刺猬嗑瓜净挑又香又大的，不几天，香瓜竟被嗑去一多半。兔子、刺猬太多，他虽然是下排子、下套子的能手，也无济于事。他一气之下，用索拨棍把二亩地的瓜全都敲碎了，瓜汁溅了满脸满脑壳，一边敲打一边自言自语：“再叫你们偷吃！再叫你们偷吃！”

这些全是过耳传言，我听了暗自好笑，我这个房东真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可惜我已经金盆洗手，不再笔耕，不然不会放过这些好素材。

最后进来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中等身材，双眼皮，眼睛也不小，脸膛黝黑，只是脖颈短了些，民间称之为缩缩脖。她先问王大爷回来没，接着就到我屋里“参观”。她对我那对搓朱花曲柳木箱很感兴趣，尤其对箱子上的四角包铜和锁鼻儿兴味更浓，摩挲着。她说她叫雷妮，老家在山东日照，来这三年了。她常来串门，听王大爷讲古，讲长白山里稀奇古怪的事情。她没念过书，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条纸溜，很熟练地卷起喇叭筒，点着吸了起来，她的烟瘾很大。她农村穿戴，脚上是森工棉胶鞋，扎着腿绑，上身穿蓝地碎花对襟棉袄，油黑的独辫搭在腰际，不驯顺地游来荡去。她走时顺手把房东炕在炕上的一拎兜白瓜子拿去了，还说：“王大爷回来我跟他说。”看来她是房东

王大爷的常客，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潜心静坐，脑子里在复制描摹我的房东王大爷的体态性格，音容笑貌，觉得既熟悉，又模糊陌生。

二、木屋里的慨叹

日头衔山时，房门“吱嘎”一声拉开了，带进来一股寒风，接着传来跺哒脚的声音，还没等我拉开屋门，就响起一个苍老洪亮的声音：“我的客人来了！”

准是我的房东回来了。我迎了出去。站在我面前的是个中等身材的老者，貉皮帽子的遮檐和胡须眉毛都挂了一层白霜。我飞快地帮他放下背部的背筐。背筐死沉死沉的。

他摘下貉皮帽子，用粗糙的大手抹弄一下脸庞，我才得以看清他的面容：眼睛大而有神，头发花白，已经谢了顶，长脸，人中很长，长寿眉花白，倔强地上挑着。看样子身体还算结实。

他从背筐里一件一件往出掏东西，有野鸡、松鼠、飞龙、野兔，还有几只黄鼠狼，摆了一地。他又出去到院子里扛回一只狍子，拎回半口袋蛤蟆。我觉得很新奇，很好玩，但插不上手，不知道如何拾掇这些东西。他显得很内行，很老到，娴熟地剥离好兔皮、松鼠皮、狍子皮和黄鼠狼皮，把野鸡和飞龙的毛也褪净了，然后就开膛破肚，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把雄性黄鼠狼生殖器割下挂在一个铁钩上，用绳把黄鼠狼拴起吊在院内的障子上。我不解地问：“这是干啥？”他笑着说：“公黄鼠狼的小组干透了是最好的牙签，用它抠牙能壮牙，这黄鼠狼连骨带肉都可以治病。”他留下蛤蟆和一只野鸡，把那些山珍野物都送进偏厦的木桶里，用雪培上，冻起来了。那些皮张，用小灰撒在皮上，铺在地上，阴干着。

我看得入了迷。

他生火做饭，炖野鸡炖蛤蟆。从箱子上拎出一只空酒瓶，塞给我两元钱，叫我去分销店打酒。我把钱还给他，他也没怎么推拒，就把钱扔在箱盖上。野鸡和蛤蟆炖好了，酒也烫热了，他把炕桌放在我的炕上，盛上菜，摆上酒盅和碗筷，叫我入席。我有些踌躇，一个新来的房户，一个遭贬的“五·七”佬，怎么好大

模大样“蹭”人家的，尤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跑腿子的饭食。他生活得也不容易呀，我毕竟暂时还端着铁饭碗。

他瞪了我一眼，黑下脸来，用筷子一敲盘子边，几乎是吼叫着：“我的菜里有毒药是怎么的？怕我沾你燎你？别瞧不起我这冬狗子！”他的眼睛几乎要喷火。我想起人们传说的他的古怪脾气，先就胆儿突的，只得坐下来，拈起筷子，心里也还是如鹿撞击。他见了，满脸笑模样，连眉毛都笑弯了：“这就对了，不见外，这才像咱山里人的做派。”

我没见他放什么作料，菜却炖得格外香。他酒量不小，几盅酒下肚，脸膛就红涨，话语就多：

“你的事我听说了，你们单位来号房子时说的，有什么大不了的！胡子，我还跟他们打交道来，我是个冬狗子，没什么油水。他们来了，要吃饭我给做，要睡觉我把窝棚倒给他们。骂我不还口，打我不还手，那是些牲口。你，一个念大书的，遇到难处了到我这奔亮来了。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个虱子，也得给你留条大腿。谁敢欺负你，我给你遮着挡着。鸡不叫队长算个球，偷鸡摸狗勒大脖子，沾尖取巧净找香油，别以为我不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会老这么受憋屈，老天饿不死瞎眼家雀。不说这个，来，喝！”

他的话比这烈酒还热，我流泪了，是酒劲攻的。

“关起门咱就是一家人了。”不知为什么，他鼻子稀溜一阵，也哭了，“昨天晚上尹木匠屋里的给你送的饭菜吧？”我说是。他忽然提高嗓门：“人心三尺难测呀！我对她不薄，可——”他撂下筷子，颠颠回到西屋，抱来一床褥子，“咔咔”撕开缝线，露出灰褐色的棉絮，“看看，我买了四斤棉花，她给我做的褥子，棉花给换了。缺什么短什么跟我明说呀！”人都说他是豪爽之人，典型的关东汉子脾气，不看重金钱，为这四斤棉花动这么大感情，我委实不太理解，但仅此而已，这以后他绝口不再提这褥子的事情。尹大嫂照常来帮着干这干那的，见啥可心东西，随手牵羊拿走了，王大爷也权当没看见。他不在家时，我告诉他，啥啥东西让尹大嫂拿去了，他只是哼哈答应着。他们的关系一如既往。她叫他王大爷，叫得杠口甜；他叫她大侄子屋里的，叫得也挺亲切的。尹大嫂还常拉他捎带着我去她家喝酒，尹木匠作陪，他们俩还常在一起嘁嘁喳喳，说这唠那

的，真叫人纳闷。

我告诉他，那袋白瓜子让雷妮拿去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嗯”了一声，却说出一句很值得琢磨的话来：“好东西自己吃了白瞎了，给人吃了，我心里熨帖，乐呵！”

打这以后，我就和房东王大爷一锅搅马勺了。我一个月坐车或坐爬犁去公社粮食所买一次粮，我们粗粮细粮调着样吃；素菜荤菜花插着来。炕烧得滚热滚热的，屋子里暖暖烘烘的。生活上我感到很安定，也很满足。按“五·七”战士的惯例，我要付给王大爷房租和伙食费。我把三张大团结票子放在他的木箱上，说明了意思。他却怫然变色，十分恼怒，又吼了起来：

“把这玩意儿给我拿一边去！别小瞧了我这个冬狗子！”他一生气就说自己是冬狗子。“我不把钱叫爹。窖里有五千斤土豆，囤子里有一千斤苞米，五百斤黄豆，还有二百斤大黄米，红小豆也不少，一百来斤关东烟存了十来年了。咱啥也不缺。”

他不缺钱，也不看重钱。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月，他是个特殊，是个例外。队里每年分给他口粮，他不上工，也没人攀比他。他上山狩猎、开荒、采药材，群众也没啥意见。鸡不叫队长不敢惹他。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是他人缘好，二是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管得不那么严。于是王大爷竟成了首富，几乎家家都吃过他弄来的野味，借过他的钱和粮。说是借，很少有人还过，借的人忘了，他也忘了。除了喝酒买药花钱外，他再也没什么花销。他说他浮肿，常买二丑两味中药煎服，于是就腹泻，刚刚恢复了些体力，他又煎服二丑。再就是离不开阿司匹林，每次都买几大瓶，天天服，一次服一小把，成了瘾。他抽旱烟，烟袋不离手。烟袋嘴是鹿角雕刻的，烟袋杆是空心柳的，磨得光亮油红。烟口袋是鹿腿皮缝的，上面还缀着两个磨得光滑通红的小山核桃，还拴着银制抠耳勺和用雄性黄鼠狼生殖器制成的乳白色的牙签。他的穿戴挺有意思，完全是几十年前山里人打扮。貉壳皮帽；右大襟青布棉袄的纽扣是铜制的，上面铸着阳文“寿”字；腰系玄色宽腰带；棉裤是抵腰的，裤腰有一尺半长，抵到心口窝；扎腿带子，脚穿森工棉胶靴；上山干活时屁股上还拴着一块狗皮垫；长裤外面罩着套裤。就差没留发辫和戴红疙瘩瓜皮帽了。他春秋两季戴四块瓦毡帽，夏天几乎天天罩着蚊帽。他有一双牛皮乌拉，放在木箱里，只有在过年时才拿出来，絮上新捶过的乌

拉草，扎上新乌拉带，连乌拉靸子也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说这双乌拉是老牛的脊梁上的皮裁做的，结实，见水不走样变形。他穿上乌拉，在屋地踱来踱去，满脸喜气，连皱纹里都荡着笑意，一迭声说：“这是三十年前的正宗牛皮乌拉，再也买不到了。”一过正月十五，就把乌拉脱下，稀罕巴擦地摩挲着，用包袱皮包好，装进一个桦皮盒里，再放进木箱里。

他做菜就一个招法：炖。炖豆腐、炖鱼、炖豆角、炖蘑菇、炖蕨菜、炖蛤蟆、炖孢子肉野鸡肉野猪肉黑瞎子肉。不炖的菜就蘸大酱生吃，生吃葱、生吃蒜、生吃韭菜、生吃白菜、生吃生菜、生吃胡萝卜。渐渐地，我也习惯了吃炖菜，吃生菜。

除夕晚上，家家户户都放鞭炮，我们没这个兴致，包饺子、炖菜、喝酒。他指着高脚银灯说：“这灯有九斤重，咸丰年间出的，是我妈的嫁妆品。”我端详着这盏银灯，底座像倒扣的喇叭筒，放火镰火绒的灯盘像大瓷碟，灯柱有小孩胳膊粗。灯柱上端是圆形灯碗，里边放一只玻璃油瓶，这就是油灯。

他经常烤火，炕前木凳上放着一个泥塑的大火盆，口面有小缸那么大。不笼火，做完饭就把灶坑里的火炭扒出，倒进火盆里。火盆里很干净，不许往小灰里吐痰乱扔东西。冬天用火盆热饭烤火，夏天就用来熏蚊子和小咬儿。火炭埋进小灰里，下次用火时就用铁火筷子扒出火炭，用茅草包着火炭，“噗噗”地吹，不一会儿就引着了火。有火柴，他就是不用，更不用说打火机。他说使那些玩意儿闹心。他说他离不开火盆。回省城这些年我从事关东民俗的研究，才知道关东的火盆有如南方少数民族的火塘，是保留火种用的，是火崇拜的具象。不仅满族这样，汉族也是如此。对他的这个习惯，我终于恍然大悟。

除夕之夜，点上高脚银灯，我又点燃几支蜡烛，火盆里的火炭红红亮亮的。他边吃边说：如今蛤蟆小了，鱼也少了。过去在六品叶沟里，母孢子蛤蟆有小碟子大，背上都长疙瘩。要吃鱼，现生上火，现去钓，一条细鳞鱼都五六斤沉，现打鳞开膛，下到锅里，鱼还乱扑腾。院里常跑进孢子，一棒子打死，剥皮吃肉，又香又鲜。我们俩尽兴地吃，忘情地喝。不知为什么，泪水就从眼窝里涌了出来。一个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却被贬谪到这穹远荒僻的山沟里，无亲无故，青灯旁，火盆边，面对着忠厚善良的冬狗子大爷，说不出的压抑和悲怆。我也看见泪滴像汗珠，从他浑浊的眼球上慢慢沁出，盈满了眼眶，

终于滚落下来，沿着鼻沟，挂在胡须上，淌进酒杯里。他唏嘘着，絮叨着，哼起了只有一句唱词的小调：“鹿有千年寿，步步犯忧愁。”

“我母亲早早就去了，父亲带我闯关东。那时我才五岁。听父亲说，原籍是登州海洋县乳山寨。父亲死了，我就给财主家吃劳金，榜过青，放过山，就是没说上家口。这疙瘩缺女人呀！就去干山利禄、挖药材、拣蘑菇、拣木耳。不会放枪，就下排子下关子下套子下阎王碓挖地窖。熊胆狼油都得到过，大叶子皮水獭皮也得到过，不值钱。六品叶沟一个姓刘的老冬狗子病落炕了，我去端屎端尿伺候他，认他做干爹。他说这地方好，是干山利禄的好地方，别串动了，就在这落脚吧，兴许说上家口留下后。他咽气了，我把他发送了，就埋在地窝棚西头。我就在这窝棚里住下了，就成了冬狗子。日本鬼子并大屯，硬把我赶出六品叶沟，进了围子里。我住不惯，憋屈呀！小鬼子一垮台，我又去了六品叶沟，还当我的冬狗子。一住又是十五整年，搞什么社教，说我搞资本主义，硬逼我下山。我日他祖宗，鸡不叫队长……”

我们俩都泪洒滂沱，好悲酸，好难过，好凄凉。

三、令人心碎的荒野之恋

过了春节，我要上山打柴。王大爷给我做了一副人拉小爬犁，递给我一把手锯和大斧。他陪我上山，教我识别树的种类，教我识别站干树和空心树，教我怎样开下乍，怎样开锯，怎样躲避“飞棒”“吊死鬼”，怎样下件子、装爬犁拴檩杠。最关键的是放爬犁。他给我讲了注意要领，我再仔细观察打柴的社员是如何放爬犁的。坡度最陡的是四十五度，顺着别人趟出的爬犁道往下飞跑。注意使用滑圈，增加摩擦系数。爬犁道曲里拐弯，大小树干栉比鳞次，脚下是白雪，是冰溜，稍不注意就要翻爬犁，或撞在迎面树上，或伤或亡。我是戴罪之人，没有什么人格和人的价值，衣衫褴褛，形如枯槁，就是一个能喘气的从事着机械劳动的“五·七”佬。放爬犁时，我心力集中，目不旁视，精神高度亢奋。树干在两边一闪即逝，风在耳畔呼呼作响，我是波谷浪峰的一叶扁舟吗？我是弄潮儿吗？我是滑雪健儿吗？都不是！我如雷走电，又如游动的弹丸。我什么都不是，因为我